

他推着车在小区里走,把路上、草地上清扫的垃圾倒进车里的桶。整个小区的清扫工有十几个,只有他把自己的垃圾车收拾得最有样子,体体面面。他在车上的垃圾桶上盖了一块板,擦得干干净净。扫帚,扒树叶的竹耙子,插在车前的左右角上,就像是他的旗杆,很有抖擞的精神。靠他右手的那个角,挂着一个大布包,我想大概是他在哪个垃圾箱捡的,但是他已经洗得干净了,我就也让自己猜,他在里面放什么呢?

我在小区里走的时候,每天都这样看见他。但是他看不人,只是看着路,看着草地,每天这样扫着地,挣着一千多元的工资,从冬天到冬天,从夏天到夏天,他是山东人。我知道他是山东人,当然是他自己告诉我的。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山东人,是那一天我看见他扫完了地坐在那儿休息,就问他:“你现在有空吗?”他说:“我扫完地了。”我说:“那么你可以到我家花园里拔拔草吗?”他说:

“那可以”。我就领了他去拔草。他拔的时候,我就和他说话,问他是哪儿人,他告诉我我是山东人。拔完了草,我问:“你会剪花枝吗?”他说会,我就让他再帮了剪一剪花枝。他认识那些花,还说它们的习性。我问他,在山东是种地的吧, he说是农民,我说那么你怎么也知道花,他说都是地里的,所以也知道,他们老家也有这些花的,他指着几棵小黄花说,这是雏菊,我说,它又叫玛格丽特,他说,哦,玛格丽特这个名字好听。这样,他就为我工作了半个小时。结束的时候,我给他二十元钱,他连忙说:“这个不能收!这个不能收!”他这样说的时

不能收?”他说:“应该的,应该的。”他的意思大概是,他是在小区扫地的,所以帮了拔草是应该的。我说:“你下了班怎么还是应该的?”再说,扫地的根本不要拔草。可是他说是“应该的”。现在哪里还容易听得见“应该的,”万一听见了“应该的”,简直就会心慌意乱地激动:“这难道不就是真善美吗?”从前,有个人把“真善美”挂在嘴上当标语,可那时到处是“应该的”,现在没有什么“应该的”了,“真善美”就挂在嘴上了。小区的绿化工在剪树,我招呼他:“师傅,你帮了把我家花园里这棵腊梅花的上面也剪一下吧,我够不着。”他说:“剪你花园里的要付钱的。”我说:“付多少?”他说:“你付六十吧。”我心里咒他:“你就是想抢!”

我坚决地给了这位“应该的”!我说:“你收下才是应该的,因为你是帮我劳动,我要谢你!”我还和他说好,以后每个月来帮我拔一次草。就这样,我每次在路上走,就都和他打招呼。如果哪一天没看见他,就觉得路上有缺少。他扫地仔细,在草地上扒树叶也仔细。他看见路边垃圾箱里扔进了有用的东西,也会拿出来仔细看,仔细擦干净。有一次,他蹲在地上擦一个塑料五角星玩具,一个个的五星连在一起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白

的、紫的,他仔仔细细地擦。我想,他大概是想擦干净了给家里的孙子吧,我就蹲下看着他擦,我问:“是捡的吗?”他说:“你要吗,给你。”我说:“我不要,你自己留着,给家里的孙子吧!”他的年纪应该是有孙子了,但是他还在外面仔细地扫地。他把五角星擦得干干净净,就像刚从商店买来的。如果捡到一根好端端的长绳子,他就站在那儿仔细地绕,绕成像样的一团。这个把什么事都做得像样的山东人,就这样在我们这个比较有钱的小区里,仔细地推着他的体面的车,走着,做着应该的事,赏心悦目。那个叫聂鲁达的诗人写出过这样的句子:“如果你付不起房租,就以骄傲的步伐去工作。”可他还有仔细的步伐,干净的步伐。

那一天,有些热,我看见他站在树荫下,走到跟前,才看见他在吃哈密瓜。我说:“下班了?”他说:“下了。”他用一把刀把半个哈密瓜切得整整齐齐,放在车上垃圾桶的板上,他说:“甜呢,你吃一块吧。”我说:“你吃吧。”我没有吃。但是我为他拍了照片。事后我一直后悔,应该吃一块的,既然觉得他仔细、干净,为什么不吃一块呢?站在他的垃圾车前吃一块哈密瓜有什么不可以?我的心里还是有很多虚伪!



长乐无极

刘一闻 篆刻

元旦那天,我又看见他。我对他说:“新年好!”其实我心里有些忧伤,因为我们小区的物业再过几天就要换了,他们这些清扫工也都要走了,不知他又会去哪条路上行走,推车。我就写下这些文字,祝他好!等到他再老些以后,身上也能背个洁净的包,里面装着晚年的安心,那时,可以不要再推着车在路上辛劳地走。

杨森先生轶事状

汤朔梅

关于杨森先生的诗文,我写了五六篇。去年冬至前,先生去世,遗骸厝葬海湾寝园,我写的墓志铭镌于墓碑。最近,他的遗著《寒士记》出版。在辑佚成稿之余,翻看照片,疑心他未曾远行。先生的离去,我倍感孤独。从此少了一个可以随时请教的师长,一个舒心畅谈的益友。还是凡夫的感慨:时间真快!我与先生契阔近四十年,长文当哭已矣。在微寒的冬夜,倒不如围坐夜话,回忆点滴往事,算是对他最好的纪念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杨森已在《萌芽》上发表小

说,欧阳文彬很器重这文质彬彬的青年。而这个本来应该在文学创作领域有所建树的后生,却因“文革”被剥夺了创作的自由。1975年夏天,他自刻一枚印章:蹉跎十年。其实被耽搁的何止十年?现年九十好几,长杨森20多岁的欧阳文彬先生还健在。她可曾知道当年那位小伙子,却命途多舛,老天又不假天年,早已驾鹤仙去。先生是个勤勉博学的读书人。他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他读书夜以继日,兀兀穷年。他的博洽多闻,源自于此。我与他同住三年,不是耳闻,实为目睹。他国学根底深厚,于古文,专于先秦,而对辞



清水·污水

赵全国

水,可没到家水就漏光了,如是再三,虽跑得飞快,却还是一场空。爷爷对困惑的孙儿说:“你有没有发现,原来那么肮脏的煤筐已经干净多了?读名著也是一样的,短期可能没什么特殊感觉,日积月累,心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净化。”岂止读经典,读宣扬真善美的书也一样,很难指望立竿见影,只有长期坚持,而不是功利地读好书,心灵才能渐渐纯粹起来。可如果孩子提来的不是清纯的河水而是污水——譬如海淫海盗的书或被歪曲的历史教科书,那么即使原本洋溢着山林清香的新竹筐也会被污染而发黑、发臭,并且大抵见效很快。



布拉格

(国画写生)

苏剑秋

我是一名麒麟弟子,上天给了我这个年龄的传承人一个不可弥补的遗憾,就是无缘得见周信芳(麒麟童)先生本人。但是在我的诸位授课先生的课堂里,却在各个角度描述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周信芳大师,这也许也是一种戏外的传承吧。我是2013年初拜入恩师陈少云先生门下的,同时入室的有于辉、郭毅。我们三人都有个对师父最为直观的看法,就是他的为人师表和无私精神,深深感染着我们。有一次老师给我们上课,课后,我与小师弟争论刚刚课堂上教的内容。我说师父上台后走到“九龙口”用了七步,小师弟不服便说师父走了九步。我拿出师父的演出录像以为佐证,小师弟取出前日授课笔记当作码筹,于是争论相持不下十余分钟,一时颇有面红耳赤、不分胜负不罢休的感觉。终于还是纠结到了师

父那里,欲请师父来给断个是非。师父如是说:“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几步,台大就多走几步,台小就少走几步,走对了位置才是重要的。”师兄们愕然,纷纷各有所思。师父又说:“台上的原则与做人的道理其实相通,老子云‘上善若水’,水遇方则方、遇圆则圆,台上亦是如此,运用所学到的‘四功五法’来刻画人物,秉物以游心也。”为了参加第二十四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审,我报了麒派大戏《四进士》。这是一出麒麟童大师留下过电影资料的经典剧目,拿这样的剧目来参赛,优劣势非常清晰,优势在于学习时有据可依、有法可循、有范可参;劣势则在于评委与观众都对老院长精湛的表演太过于熟悉了,以至于

对比强烈会令表演者压力倍增。少云先生作为我排演此剧的执教者,自然比我考虑得更多。课堂上,老师的示范甚至多过于我的模学,身体力行的把一段段戏掰开揉碎,讲戏情、论戏理、不妥改、不死学。说重头戏“头公堂”的时候,他努力地为我每个动作找到“潜台词”。我问师父:“学麒派怎么学?或者说到底怎样学流派?”师说:“首先要像,其次要不像。”我问:“为什么又要像、又要不像?这到底怎么把握?”师说:“这不需要把握,这是递进关系,并不是同时的要求,‘像’是必须的,就像学书法临摹历代法帖一样,要真砍实凿、一步一趋。其次要‘得其神而遗其形’,因为你与流派创始人条件不同,如同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般,如

果愣是改变自己的先天条件而去死模硬套,只会‘东施效颦’或者导致艺术之路夭折。”我低头思索。师父又说:“简单一点讲,把剧本弄懂、人物弄通,用自己的条件学麒派。再简单一点讲,要‘把我揉碎了变成你’。”这句话有多深的艺术哲理包含在内?也许我至今也没有全面理解,不过我觉得这句话也许是几百年来京剧代代传承、繁荣昌盛的破译密码。“揉碎”师父来“变成”自己,也就是说学习中一切对师父的临摹都应该在自己身上重组,应该“化”到自己的“五体四肢、眼耳鼻舌身意”中去,才会为自己所用,才会自然流露,才会有新的生命。

十日谈

“麒艺”流芳

鲁迅先生有一位引以为豪的先祖,叫周敦颐,鲁迅从他那里获得了“立人”思想的启蒙,这同“周树人”的原名如出一辙。鲁迅何以对他推崇备至?一是有他《爱莲说》传世,赞美荷花“出淤泥而不染”;二是为官清廉,洁身自好。50岁时他作自况诗一首,其中“事冗不知精力倦,官清赢得梦魂安”一句,堪称警世绝句,值得世世代代为官者三思。一思,你能出淤泥而不染吗?历来学而优则仕,读书做官是令人羡慕的仕途,当下更是年轻人找工作的首选,但同时,也是颇有风险的取向。从登堂入室身居要职那一刻起,多少双不怀好意的眼睛盯着你,一群一群“苍蝇”围着你。他们窥视着“鸡蛋”的缝隙,随时趁虚而入。赖昌星就是一只五毒俱全的“苍蝇”,他有一首“七子之歌”:你贪财,就送你大把票子;你好色,就给你绝色女子;你要房子,豪华别墅由你选;你要车子,奔驰、宝马任你挑;你要出国,送你本子(护照);你为儿子操心,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找工作统统摆平,你服不服?“七子之歌”是七件武器,它的广度、深度、力度、锐度全方位关照,你挡得住吗?面对此种情景,不妨以己推人,掂量一下,你若遇上“七子之歌”,能挡得住吗?二思,你能梦安吗?当然,不做亏心事,不怕鬼敲门。那么,假如一时糊涂,或一念之差,或怀侥幸心理,一笔一笔不义之财落入你的腰包,你能心安理得吗?面对从未见过的巨款,你可能会有一时的得意,一时的惊喜,殊不知已经麻烦缠身。试问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个亿你怎样消受它?家财万贯一日三餐,广厦千间夜眠三尺。你吃不了,用不了,怎样安放,怎样藏匿?信息时代料你银行不敢存,房产不敢置,股票不敢买,这不等于抱个定时炸弹回家找死吗?三思,你的魂魄安宁吗?人在做,天在看。一切罪恶难逃老天的慧眼,这并非危言耸听。有的贪官,天上闪电,会心里发慌,生怕遭雷所劈:看到警车、囚车会双腿发软,听到汽笛、警笛鸣响会心跳加剧,真是草木皆兵,成了惊弓之鸟。海南省临高县支行副行长陈建学,贪污3000万,潜逃八年藏匿深山老林,过着野人不如的生活,他挖了三条地道,像老鼠般不敢见天日。后来在政策感召下投案自首,灵魂才获得救赎的可能。不少贪官纷纷转移赃款外逃异国他乡,以求躲避风头,但肃贪反腐不是一阵风,你躲得过初一,躲不过月半,你可避一时,却避不过一世。走马灯似的一个又一个贪官纷纷落马,说明同一个道理:今天的贪贫,打造明天的镣铐。赋、诗词、明清野史、古典小说烂熟于心。于哲学,则熟悉宋以降理学、朴学。当年,常见他看《宋论》《日知录》《焚书》《续焚书》《读通鉴论》《初潭集》等。正因为这

些,听他讲课与他聊

谈,能旁征博引,信手拈来。使听者获益良多。恢复考研后,他即报考社科院先秦文学专业,复试三人中,仅他一人基础课、专业课都过九十分。但最终未录取,原因还是反右时他画的那幅漫画。先生是个多艺多才的

人。“文革”期间,名著都成禁书。闲暇时,先生用蝇头小楷抄写脂评《石头记》《西厢记》《词综》《聊斋志异》,他的字有钟绍京之神韵,端丽工整。他的书法作品曾获上海市教育系统书法大赛金奖。先生的绘画功底不浅,“文革”中,在墙壁上画巨幅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,几可乱真。雅兴所致,他还篆刻。他治印大抵用冲刀,刻的印章古朴中透出灵秀。他曾将所治之印,集成一印谱。但世事茫昧,不知这本印谱现在还存否?至于他的寡交、淡泊,与经历有关。你想想,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少年,因一幅画,而获罪近二十年。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?有这样的遭遇,而达观释怀的能几人?他有独立的人格,不媚权势;他有自己的思想,不盲目附从。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。而如今这样的读书人已并不多见了。这就是我们怀想他,纪念他的意义所在吧!

明起刊登一组《我乘出租车》。



夜光杯

官清赢得梦魂安

施新土



世象